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口 13
1660
2

国仁13
1660
2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二

第 312 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建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

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々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嗃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々之刀々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郭象註同天人忘彼我故嗒然解體若失其配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爾吾所不能二也夫我既喪矣何物足識哉簫籟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咸其自取天地之籟見

矣大塊噫氣豈有物哉天地塊然而自噫耳
萬竅之怒號衆木之異竅衆竅之殊聲莫不
稱其所受調々刁々風欲止而微動貌已上
既明人籟地籟子游遂問天籟子綦曰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
有物哉即人籟地籟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
成一天耳夫生者塊然而自生非我生也我
既不能生物々亦不能生我自已而然謂之

天然豈蒼々之謂哉
呂惠卿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
而已苟為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也子
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為形心所役而不得息
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於嗒然之間知
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察矣蓋昔之
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知我
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之

為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
為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
形之時邪衆竅為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
灰之時邪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
作止汝之所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
見則天籟可知矣林疑獨註風出空虛尋求
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帰於無惟

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
稟受亦然衆竅為風所鳴萬形為化所役風
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
無聲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猶是
也王雱註大同林說
陳詳道註人籟出於使然天籟則有自然者
存而尸之者誰邪咸其自取怒而已夫日昃
有常度憂喜者視之有長短之異月行有常

遡往未者視之則東西俱馳風之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為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籟者出於虛而已即虛以觀物物無不齊即實以觀物物無不異也

陳碧虛註天地之有風猶人身之有元氣是為無作猶人坐忘時也萬竅怒號猶人應用時也惟其竅穴有異所以聲籟萬殊蓋亦出於自然耳詳夫三籟之自然理帰坐忘之冥極者也

逍虛齋註聲出衆竅誰實怒之蓋有聲々者存乎其中不可得而聞見此地籟中之天籟也人籟亦猶是而非比竹所能盡故後章喻以知言夢覺喜怒哀樂日夜相代不知所萌々者生之始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天也所謂真宰真君亦此意林氏慮齋口義云

莊子之文如此一段妙中之妙者古言詩為
有聲畫謂其能寫難狀之景也未嘗見畫得
声出来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声于喁又是
其相和之声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
不可見之聲却就筆端寫出此所以為妙
褚氏管見云竊考上文形固可使如槁木
正言之也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反問之也
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其為吾則心不應

如死灰是有真我存滅動不滅照之義子
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特證以地籟
而已洎再請子綦乃曰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已也至此始泄天籟真機惜乎子游知
形可槁心不可灰之為真我而弗悟此即
籟之天也心為天君籟即吾心之用凡所
以致知格物酬機應変形諸言動者皆是
不必見於声而後為籟也君可端拱無為

不可一日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
泯滅心雖無聲而有声声者存乎其中如
鐘鼓在懸不待和而後知昧者泥夫形相
之起滅是以声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
動有寂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真
君實聲々聞々之主後文言非吹也言者
有言是矣百姓日用不知與接為構滑神
勞精而病物之不齊是猶抱薪而止火也

學者儻能反而求之得其帰趣則内揆諸
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本源小大皆均
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續考天倪之義郭
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是也亦自然之
稱又云天也按本經大倪載我以形列子
云地積塊耳釋之以地義或近之詳此所
謂大倪似指天地之間噫氣即道德經所
謂其猶橐籥乎是也闢闔之機陰陽之本

一元之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蕩
振發而使之敷舒長茂焉大而飛屋拔木
摧山立海此奮發之暴戾者及其機停籟
息寂然帰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真人以
此喻心之起滅實為至論而所以起滅者
在人精思而善求之

大知閑々小知間々大言炎々小言詹々其寐
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者
窖者密者小恐惴々大恐縵々其發若機栝其
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
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
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
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
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
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

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迭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爭變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失行者信已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

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
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
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
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
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
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
悲哉然則終身役々蔚然疲困雖生而實與
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為哀則凡所

哀者不足哀也
呂惠卿註閑々間々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
覺接構有縵窖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
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而物引
之則其留如詛盟是趣之向背不同也殺如
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深不同也喜怒
哀樂至姚佚啓態則其情狀發見之不同也
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如樂之出虛

蒸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為
之為也夫器之小大趣欵向背淺深之不同
不乃似畏佳竅穴之異形乎閑間縵惴喜怒
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似怒號子喎之異声
乎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不可得
不乃似風濟竅虛調々刀々而不知所帰乎
由此觀之則我之為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
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

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得
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
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
所為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内知其未嘗有在
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
無所猶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
足以相治則迭相為君臣非真君也於形體
之内求其所為使者不可得則有真君存焉

可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為求得其情而加
益不得其情而加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
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

林疑獨註以至約之心鬪至多之物終亦疲
潰而後已縵者蔽之淺窖者蔽之深窖則尤
深者也機栝言其發不可追詛盟言其守不
可奪逐於是非係於守勝其精氣之殺如秋
冬搖落其沈溺利欲不能使復之於善也自

上文炎々開々至姚佚啓能態皆論不能見独
者為陰陽所役有此情態萬殊樂出虚則声
出於無声蒸成菌則形生於無形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所生之始旦暮得此以生而不
知所以然也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
之名無所取真君出命而無為宰則承君之
命而有所宰制其為物也不属陰陽内外可
以神會不可象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後

行而真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體九竅
宜任其自然苟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
其間所悅者為君不悅者為臣妾臣妾不足
以相治必有真君以治之真君者無為而居
中虛之地百骸九竅皆為役用而不自知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老子云
絶學無憂言求無益於得也夫物在造化中
其變無極而真君固不亡世人偶得為人遂
至於有我而不知有不亡者與物相刃相靡
蔚然疲役形與心化則亦已矣可不大哀乎
陳詳道註夫以知言應於外鬪恐攻於內則
其發有是非之累其留有守勝之蔽消敍其
德而至於不可復厭塞其心而至於不復陽
則喜怒哀樂唯物之感而已豈知所謂逍遥
哉樂出於虛蒸而成菌陰陽之變日夜相代
乎無窮之中即形声而觀所以形声者遠矣

而莫知其所萌即彼我而觀則亦近矣而莫
知所為使故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真宰道
之用也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吾皆存之而
已又孰親私之哉臣妾者事人而不足以相
使迺相為君臣則不能無為有真君存焉則
未嘗有為當視之時目為君而使然者有尊
目存焉當行之時足為君而使然者有尊足
存焉凡此皆人之固有求得其情與不得無
益損乎其真夫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則
形奚足有彼生々之厚者有之而不亡與物
轉徙於是非之塗至於形化而心與之然此
哀之大者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
趙虛齋註知言寐覺接關睿密酬酢萬変猶
風作籟鳴吹萬不同也發者方動之初有機
焉留者既動之後有守焉豐者殺長者消已
之漸也入而不出閉而不開至於涸竭帰尽

乎

主

已之終也厲風濟則衆竅為虛此所謂使其
自已也喜怒至啓態十二者發無情見乎声
音顏色是孰使之然邪樂由虛出菌由蒸成
所以明十二者之咸其自取也情與物接起
伏相因不知其所生之始凡有生於無無之
中有無宰存焉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
天也非彼無我中庸謂不誠無物然非物無
以見誠故曰非我無所取此言幾於道矣不

是

知誰實使之若有真宰存於中而無端之可
尋信者率性而行情者性之已發性則無形
之可見也人之一身百骸九竅不能相統之
仁者見之謂之仁求得其情也百性日用而
不知不得其情也得與不得其真無所加損
一受此以成形形有尽而性不亡世之人顛
冥於此非利害而不知止甘與草木俱腐是
可哀已庸齋口義云大知之人從容自得小

知之人計星等兩大言炎々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詹々瞻前顧後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蒐交則神集於心形開則四體皆動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言人夜則安寢乎旦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役心如戰鬪然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者是也縵者緩縵不切密者語存機穽密密者深思一線不露

此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皆憂苦畏懼不得自在所謂小人長戚々是也孔子謂小人戚々莊子之意則謂堯舜周孔皆為戚々矣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謀中的好勝之心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此等人身雖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已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等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變態如樂之出虛氣

之蒸菌皆造物使之是為吹萬不同也日夜
相代言造物往来而莫見所起之処旦暮之
間不過得此而生此指造物非造物則我不
能生造物所為必因人而見如此論之若近
而可覩而所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
真宰即造物若有者不敢以為實有也不得
其朕即是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
之但不見其形故莫知所為使有情言有實

即已信也自日夜相代以下言造物之所為
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欲人於此着意黙揆
也百體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何所獨親而
私喜乎如頭痒手搔則手為頭之役目望足
行則足為目之役々者臣妾也不足以相治
手足耳目鼻口互相為用以受役者為臣役
之者為君百體之君臣既不可定名則心者
一身之主宜以為君心又不能自主而主之

到

者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如此尋求欲見致
實処然見得與見不得所謂真君者初何加
損乎人受形造物相守不亡待此形歸尽而
後已而不能委順乃為外物所汨尽其一生
如駒過隙蕭然疲役可不哀邪其形化者從
衰得白從白得老形衰而心亦疲是其心與
之然也可不謂大哀乎重歎其不可復救也」
已上集解詳明茲不復贅其間慮歎変慹

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他書無所
見諸論多不及独成法師疏云慮則預度
未来歎則咨嗟既往変則改易舊事慹則
屈伏不伸據慮歎疏釋誠善而変慹之義
尚欠發明今擬解云変則輕躁而務作為
慹則畏懼而不敢動庶尽經意云又疏姚
則輕浮佚則奢縱啓則開張情欲態則嬌
淫妖冶似亦未稱上文今擬解云姚則悅

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
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已
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
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
性所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
不忘不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蒸而成
菌幼塵泡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之
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此擾
々特其變境緣偶遇識破即空反究我
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酬宿業思
所以解胎根於厚地襲氣母於先天不將
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處囂塗神超聖境
何世累之能及哉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
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
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
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果且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
音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
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
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
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
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
道樞々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象註今夫知者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故曰天下莫不芒也人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自師其成心則各有師付之自當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有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未成心而有是非猶今日適越而云昔至明夫是非者羣品所

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也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是彼非以為有言邪未足有所定以為無言邪據此以有言言與籟音有辯無辯亦未可定是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也夫道焉不在言何所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不知此道之皆存皆可也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

則真偽是非者行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今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是不若以儒墨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然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彼無是所以玄同物皆不知彼之所見而自知其所知自以為是則彼以為非譬之生者方自以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可不可也亦然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因天下之是非無不當也是亦彼也則我為彼所彼彼亦是也則彼自以為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謂之環環中空者也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空則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呂惠卿註我與物敵形與心化而不自知芒

昧之甚者至人之心其靜如鑑非有待而然
得其成心而已我不得其成心所以獨芒彼
至人者固不芒也人誠能隨其成心而師之
誰獨無師乎奚必知代其故習而心自取者
有之愚者與有不芒而可師者不知求之耳
成心吾所受於天而無虧者故足以明真是
非苟為物所虧則所謂是非者未定也是非
本無而以為有雖禹之神猶不能為之方吾
將柰何哉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為物之所
吹非吹物而使之者故所言未定則有言之
與未嘗有言其異於彀音不可得而辯也道
無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物
無非道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
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
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
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

有儒墨之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
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驗也今儒墨之
是非不離乎知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為是
非之正若釋知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
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
自彼則不見故以彼為彼自知則知之故以
已為是在彼之論亦然則是本無定體也而
世以為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為生而方死
者以死為生是以無有為有也自道觀之物
之方生也求其所以生自何来其方死也求
其所以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
所以為方死方死乃所以為方生可不可也
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
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
相為用而已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則以明
之謂也

林疑獨註人生芒昧之中非無不芒之真性
也為物所蔽而不自知耳聖人則不由是非
之塗忘懷息慮照之于天然吾之所照特因
世有是非者耳故曰亦因是也以此為是亦
為彼所彼以彼為非彼亦自以為是彼之與
此各有一是一非莊子欲明其無彼是而不
定其所以然故託以果且有無之語既忘彼
是又忘其所以彼是彼是不得與我為偶此
謂道樞々者運轉開闔之機環者虛而未離
乎形樞之體圓而動妙有也環之體圓而靜
真空也妙有真空相資為用所以應無窮也
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
陳詳道註人心固清明於水火與物相馳與
形俱化而至於芒乎無知者無明覆之耳蓋
芒者人也不芒者天也善養心者不以人滅
天存其不芒者而已人之生也天與之成形

道與之成心隨其成心而師之則冥與道契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何之代者陰陽之變
知代而心自取者也人皆有成心而有是非是以無
師奚必知者爲然未成心而有是非是以無
爲有榮華其言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況非神
禹乎夫人之心以道尊之則君以道求之則
師有是非之心而師之則是々非々而全於
知有是非之心而役之則是非非是而歸於

愚古之人始乎師心而卒乎忘心師心則是
非所以彰忘心則是非所以泯也夫言非吹
也言者有言吹出於自然而無所傳言出於
有辯而無瑕謫籟音不出於所倡而猶有辯
言始於有言而卒於無言故有異於吹辯始
於有辯而卒於無辯故異於籟音道惡乎往
而不可則言固無隱矣而隱於榮華小成則
不實於大道而真僞所以生榮華則不要於

實際而是非所以著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
歸於真是非儒墨之所是而歸於真非聖人
不由彼是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樞所以運
轉開闔環則圓虛善應樞得環中以為運轉
萬物得樞以為之應所以付是非於兩行而
無窮也陳碧虛註人之生也皆以欲惡蕩真
是非滑性芒昧而不明至人超然生死妙理
昭明豈有芒昧者乎夫不師道法古而自執
已見謂之成心若隨成心師之誰獨無師人
人自有師則不須賢以代不肖也若以成心
自取而為有所得者則愚人黨與亦衆矣故
道者同於道失者同於失也心未成而有是
非越未適而云先至理本無而強謂之有因
是有而有有莫窮雖至德神人亦不能知其
所以吹猶鳴也故與言異彼此
持勝故無定言言者所以宣意吹則無義可

取若不以義取言其與彀音何異大道未嘗
隱而學者有真偽至言未嘗晦而語者有是
非道人無問何適不有言化羣品何往不通
大道廢有仁義小成之謂也知慧出有大偽
榮華之謂也儒學周孔墨宗夏禹儒之所是
墨之所非墨之所是儒又非之今欲是儒者
所非而非墨者所是莫若反覆相明而彼此
是非兩行矣物情本無非彼因其對偶故也
本無非是因其自勝故也自彼則不見如緩
之成儒不見彼翟之為墨自知則知之翟之
守墨出於自勝緩以儒自是亦因有翟而已
彼此是非亦猶方生者貴生方死者樂死是
以聖人照之於天不由於人亦不得謂無因
是也彼是各一是非而求其果且有無歸於
忘言之極則莫得其偶謂之道樞々者中空
轉而不滯戶樞之用要在環中以應無窮若

乃道之樞則以理轉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無有能對道樞之妙者矣

虛齋註芒即役々而不知所歸則不芒矣成心即子思所謂誠者自成也此本然之性能盡其性則無所不通人皆有是心矣必他求師邪代者晝夜生死之理人能師其成心則此理自明矣必求知如子路之問鬼神與死是必欲知代也故孔子答以事人知生欲其

自取於心耳理未明而先有是非以無有為有此妄人也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言心聲吹風聲與比竹聲敲音鳥子欲出卵之聲三者不同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則未嘗有異言者有言謂欲言未言之間故未定果有言邪則其言未出未嘗有言邪則其言將出於此之時不可得而辯猶敲音也道無不存而有真偽之辯言無不可而有是非之分儒墨互

相是非非明莫辯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天也彼人也自人而求之不可得而見自知
則知之知性則知天矣彼出於是有形生於
無形也是亦因彼無形依於有形也彼是方
生之說有無動靜相生也世人昏迷於是非
之塗莫之能辯聖人灼見是非之理要亦不
過因其是者是之而已彼是相因有無相生
皆不能以相異莫得其偶者離彼是有無而
獨立此乃道之樞要樞者處中而運外酬酢
萬變如環無端惟知者知之

虛齋口義云芒々然無見識貌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天理未嘗不明以人欲昏蔽故至於
芒昧知道之人豈如是乎成心者天理渾然
而無不備若能以此為師誰獨無之知代古
賢者之稱代謂變化言其知變化之理自取
言其有所見若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强別

是非猶今日適越而昔至本無所見强以為
有雖聖人亦不能曉悟也吹萬不同皆聲而
已聲成文謂之言則非吹比言者有言各宣
其意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所由生其所言
者出於汝邪出於造物邪故云未定彀音未
有所知亦由是也道本無真偽因何隱晦而
有此真偽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有此是
非道則小大精粗皆存言則是々非々皆可

小成謂小識偏見榮華者自誇詡而求名偏
見之言勝則至言隱矣自此而有儒墨相非
之論若欲一定是非須燭以自然天理物我
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亦獨生必有死死必有生二者不可相離不
若因其所是而是之聖人所以不任一偏之
見而照之以天理混彼我而一之為得道之
樞要始如環中之空而應物無窮是非各無

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

按諸解多以成心為善或以成心為否考之下文未成心者是非分別之所自萌不而昔至則成心者是非分別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待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虛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

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再衍餘意輒陳管見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原一身之宰蓋不可蔑無若曰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為未有不因物而生
者心离也离主火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
而後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
而為善猶不若無心無為況麗物而為惡
乎關尹子云來千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
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性歸性之要
道也學者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知字舊音
去聲或讀如字以下文愚者與有證之則
音智為當與音預碧虛以黨與釋之獨異
於衆知代之義諸解不同審詳經意知代
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
取於道以為成心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
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
是不用而寓諸庸々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
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々而不知其然
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

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
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陳碧虛云指馬之喻自司馬彪向秀郭象至
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
使解者指歸不同今閱公孫龍六論內白馬
指物二論有白馬非馬而指非指之說乃知
漆園述作有自來也郭象註自是而非彼天
下之常情以我指喻於指則彼指於我指為

非指覆以彼指喻我指則我指於彼復為非
指矣彼我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此區區者
各信其偏見聖人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於自得無復是非
可於已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已謂之不可道
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譬夫筵橫楹縱厲施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
齊形狀同規矩哉故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夫
物或此以為毀而彼以為成我所謂成彼謂
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唯達者無滯
於一方寄當於自用因而不作故也不知所
以因而因謂之道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
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與彼不一無異矣
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
偏任付之自均聽天下之是非兩行而已
呂惠卿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大

之辯不出於同體昌足為非指乎以馬喻馬
之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辯不離於同類昌
足為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
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
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並生
而同體也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為
一而同類也則物之可不可其孰自哉道行
之而成非無異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
而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
而求其為之者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此物
之所齊也胡為趨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固
常相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
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
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
之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適得
而近道未可以為道以其猶知其然也知是

之無體而因之已而不知其然而後謂之道
道所以通為一者以其小大美惡之所自起
有在於是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為之乃所
以為不一也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不離乎
七而皆怒皆悅此羣狙所以見畜於公而公
所以籠羣狙也亦因是而已
林疑獨註是非各執彼我異情以我指比他
指則以我指為是他指為非今欲息是非之

辯反以他指為主以比我指則他指為是我
指為非矣以馬喻馬其義亦然反覆相喻則
彼我既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是非同帰於
道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近取諸身則一
指遠取諸物則一馬也夫無可無不可無然
無不然者天下之至理也可道之道行之而
成可物之物謂之而然已以為然而然之已
以為不然而不然之皆不免於所係莫若任

物之自然自可縱横美悪復通為一則通無不成物無不然也其分也成也言道散為物其成也毀也有始必有終夫道無成毀成毀者物之独見分木以為器器成而木毀固在造化之間耳達者廃独見而冥至理為是不用而寓諸庸蓋寄之常用則無往而不通無入而不自得斯為近道矣道本無通無得而物不通不得所以有通得之名因是而復帰於無則已矣既已而不知其然強名之曰道也夫神明在身宜任其自然今勞而求其為一失之遠矣何異狙公賦芧朝暮四三名實無虧喜怒為用世人不通至理者與衆狙同孚喜怒是以聖人和同乎是非而休乎自然聽其兩行而帰乎一致也陳詳道註近取諸身以明天地則天地一指也遠取諸物以明萬物則萬物一馬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有

體萬物雖衆不離乎有用不離有體則於空
中猶一指而已不離有用則於天下猶一馬
而已若夫道則無體而體以之成無用而用
以之備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豈一指一
馬之謂哉
陳碧虛註指者指斥是非也凡人之情皆以
此為是指彼為非彼不知非又指此為未是
因執此指為是而謂彼指為非若天下無有

相指者則物自為物不為人強物指自為指
不矜此妄指則非指物不為人強物則忘物指不矜
此妄指則非指矣且不指物之指元無彼此
是非為指物之指強生彼此是為非指也馬
固有形色捨色命名蓋言馬耳言馬則天下
之馬一馬也白墨不與馬今求色命馬故曰
白馬求白馬則黃黑之馬去矣是因求色而
失其形求色失形則白馬非馬也若乃時之

尚白則以白為是以馬為非斯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也夫懷是非之心而不能齊者指物有彼此忘彼此則雖天地之殊猶一指也分種類之多而不能一者形色有去取脫去取則雖萬物之繁猶一馬也自其同者視之可乎可也自其異者視之不可乎不可也非道行之則敗敗則孰謂之然凡順理則然於然無物不然也逆理則不然於不然無物然也若詣理全當則無不然無不可而自然冥會也夫物狀萬態形類不同唯道通而一之譬工之造器計其成器孰慮其毀樸哉論成則無毀論毀則無成其於道也復通為一故達者因道樸之不為世用而寄諸自用是用之者假不用也知不用之用則有得於已適得而尽矣猶有迹存焉知道之深者心冥體會而已已而不知其然無因是之迹也若勞

神明以為一則如狙公之役知以籠羣狙之
以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王雱註舉指馬以喻非指非馬據此已有指
有馬矣故心至於未始有物而後為得也天
地異體萬物異用有體故雖大而均於有在
有用故雖衆而均於有窮若無不該無不遍
者豈一指一馬之謂乎萬物之變固自有可
不可然不然者但當冥夫至理不係於心而
已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則可不可然不然皆
為至理合乎至理則物之縱橫美惡皆為一
矣道又散而為物終則有始也成毀者物之
妄見冥於理則無成與毀道通為一也雖然
固不廢萬物之成毀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
耳故無往而不通通則得得則近矣若勞神
明而為一豈知其同哉故經以狙公之喻朝
暮雖異而芧無增減事變雖殊而心無得失

仕世情而不數至理未有不同乎衆狙者聖
人則和是非之有無而聽其兩行也
趙虛齋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
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驅馳之者則知馬之
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
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
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
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可不可然不

然縱橫美惡恢恑憰怪是非成毀復通為一
則無是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
之用所以為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因是
已已則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
猶不知其然是未嘗有真知而離形去知以
為坐忘非勞而何神即明也明即神也朝三
暮四即朝四暮三惑於是非先後而不知其
同也狙公因衆狙之喜而從之亦因是也庸

齋口義云指乎指也以我指為是指則以人
指為非指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為非指物
我對立是非不可得而定也馬博塞壽禮記
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緣
有彼我故有是非若天職覆地職載亦豈可
以彼我分乎此言物論之不可不齊也可者
可之不可者不可之道行而成皆自然也物
謂而然說底便是亦何所然何所不然言物
物分上本來有所然有所可既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橫直者各當其分美惡者各全其質
皆通而一之歸諸造物也凡物無毀則無成
無成則無毀如伐木以作室室成而木毀知
此理則去其是者不用而寓諸庸常以為用
隨用皆通通則得得則尽矣人有勞苦神明
自為一偏之說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
做此二字以設喻與方生文法同名實未変

喜怒隨之喻是非之名雖異而實理則同但
能因是則世自無爭而任是非之兩行也
褚氏管見云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
西即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後此
亘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指非馬
之喻可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
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
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至見少而常見
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論又所以重
增其惑也諸解之曰所異者天下之情所
同者天下之理一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
亦是也萬情不能帰一理則是馬亦非也
蓋指馬涉乎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非
馬則超乎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
一指可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
一馬可喻以其與我為一也凡得其情而

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爭隔千里
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此
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存論之所
止而非言之極議也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為有物
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
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

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
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
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
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
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
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
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
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

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
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郭象註人而知夫未始有物則外不察乎宇
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無所不應其
次有物而未有封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雖未忘彼此猶能忘
彼此之是非無是非道乃全道虧則情有所
偏而愛有所成果且有無成與虧乎哉夫聲

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
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声而声遺
不彰声而声全故欲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
不成而無虧昭文不鼓琴也夫三子者皆欲
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知尽形勞枝策假寤
據梧而瞑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
自以殊於衆昧然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
不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聖人各寘
其所能曲成而不遺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
明彼不亦妄乎聖人無我者也滑疑之耀則
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
安所安衆人不失所是則已不用而萬物之
用用矣放蕩之變倔奇之異曲而從之用雖
萬殊歷然自明也
呂惠卿註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
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為未始有物能
即物而為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
為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為道而能以
道通物其次以為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
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尽
善於道猶未虧也至於是非之彰道所以虧
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
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

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凡光耀未尽以滑吾心而疑於有無者猶圖而去之復帰於明而後止況容有物乎所以為是不用而寄諸萬物之自功此之謂以明林疑独註死生物之至大能無死生則餘物

不待無而自無故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其次有物而未有封未忘死生為有物猶未至於彼此封疆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離俗學道已有封矣猶能知彼我異情任其自是自非而無是非也夫道體渾淪本無彼此是非既立各止一隅此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有愛則有惡而彼是具焉君子論道本以救虧而言有所彰更成分別故莊子於此不

定成虧之有無得意忘言有在於是古之聖
人極高明則寂然不動此昭氏之不鼓琴也
道中庸則感而遂通此昭氏之鼓琴也師曠
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知皆近道而未
至然其藝術之盛載之末年言終身不悟也
不尽性則滑不窮理則疑耀者光之散也聖
人之所圖不在於覺而在於妄故寄之衆人
之常用而能不昧也

陳詳道註太易者未見氣也而體之者以為
未始有物至矣尽亟太初者氣之始而體之
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太始者形之始而體
之者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蓋以
生死為喪反者已犯於物而未離乎道故未
始有封有封者德也以無有死生為首體尻
者已囿於封封未涉於爭故未有是非道未
虧而虧於是非之彰愛未當成而成於道之

所虧道樸也是非器也器成則樸毀道江湖也愛濡沫也江湖失則濡沫興此成虧之所以長相仍而莊子亦不定言其有無在人以意求之夫不資物而樂天樂也資物而後樂人樂也昭文師曠惠子之樂皆不免於資物其好徒異於衆人身之所欲明者卒於似是而非也凡物未嘗無成亦未嘗有成以俗觀三子之術則無不成此所以耀矣不光而天

下為之滑疑也

陳碧虛註未始有物即遊於物之初謂隱几者也其次有物而未有封嗒然喪偶之謂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吾喪我汝知之乎是也是非彰而道虧道虧愛所以成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文師曠惠子之技性所長者而欲使性短者明之則知尽精竭不能兩得也大意在乎自明自治而已若以明示他人皆

鷩技者也安可謂之成哉聖人以精奇卓異之爭為煩乱非常故規畫限域處物之分内而寄諸自用則三子之技各有所明矣

趙虛齋註列子曰生物者則不得謂之無無極而太極也有太極則有陰陽是謂有封陰陽分而剛柔有體善惡生焉喜怒哀樂未發則未始有物謂之中則未始無物喜怒哀樂封也中節不中節是非之彰也中既発則性

動而情矣愛者情之根本有動靜則有成虧矣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三子各造於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於彼彼於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堅白同異之辯終於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於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

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乱疑惑之中
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
虜齋口義云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来
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
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
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
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胷次豁
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

便見得何嘗有成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
身受用先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繼以
師曠惠子三子之技皆有盛名於世以終其
身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天下故誇說以明
之而聽者不能曉故終身無成堅白公孫龍
之事莊子却以為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
名耳滑乱而可疑似明不明也言聖人之心
所主未嘗着跡故所見若有若無圖字訓欲

聖人之所欲者正若此所以去其是不用而
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貴真知而遣妄知去滯有而存妙
有所以保性命之真全自然之道也人心
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窒其虛明有封以
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是非彰而道
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又重提唱
以驚省人心俾悟夫存物之本旨也夫成

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復乎無物何成虧之
有昭文鼓琴之至精者以其未超乎形色
度數故不逃成虧枝策謂以杖擊樂據梧
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
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唯已好之又將
以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
至昧然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
終終身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

固自以為成文之子旣虧於技又虧於道
亦自以為是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
也滑疑之耀謂三子之技滑乱於世而疑
眩耳目故聖人之所圖為此不可用而寓
之於常道求以漸復其初是謂善用其光
而不耀者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
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

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
始有無也者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
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
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
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本而太山為小莫
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
我為一旣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

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郭象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爭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則與彼類矣故類與不同相與為類與彼無異也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其非又遣其

遣遣之又遣是非去矣雖然試嘗言之有始也者言必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焉有無也者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

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俄然始了無耳
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又
不知吾所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纖芥
於胷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
各據性分物寘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
不為不足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独小其小太
山不独大其大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大
未有過於秋毫若其性足非大則雖太山亦
可稱小矣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小足於天然
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
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為一也萬物萬形自
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
其一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一
與言為二一本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
不謂之三乎以言言一猶乃或三凡物殊称
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

言而自一也
呂惠卿註夫人所以不能遺彼我忘是非以
至於未始有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
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
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
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自也遺之而所遺者
不去亦不免為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
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遺也既無所自
又無所遺則我心之所自起豁然得之知今
之所有者举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
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故曰有無也者然有
此無亦未免為有曰未始有無也者所以遣
其無也曰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遣其所
遣也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
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俛仰之間豁然自合故
曰俄而有無矣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使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
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
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
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
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
哉無名天地之始苟知此則我亦始於無名
也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有名萬
物之母苟知此則我亦生於有名也無我則
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為一也

林疑獨註無言然後見独見独然後不類今
且有言者欲遣其有而言出更自為有遣有
帰無以求不類而遣之則更與為類故類與
不類復同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然不言則
無以悟天下之迷故試言之有始也者有形
而可見見物不見道也有未始有始也者見
道未忘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氣

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此道之極致有有也者非妙有也有無也者非真無也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哉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然而未能忘言不得已而有謂其果有謂乎果無謂乎世人所謂小大者言其形吾所謂小大者言其道世人所謂壽夭者言其生吾所謂壽夭者言其無也秋毫近於無形以太山言之足以為大對無成虧而言太山又為小矣殤子近於無生以彭祖言之足以為壽對無死生而言彭祖又為夭矣近於無生故能與天地並生近於無形故能與萬物為一也

陳詳道註夫道之在天下無終無始非有非無及散而寓於物則終始相循有無相生故自微觀之則有始也者有有也者自妙觀之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

○始者用也今先以有始而繼以有無即用以原其體

無斯為至矣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體而已夫道之為物無而非虛有而非實無在無不在無為故古之言道者常處以疑似而不膠於有無所以遣為言之累也陳碧虛註有始謂道生一未始有始混洞太無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視聽不及虛之虛者也此三者敘道未始有氣有有謂物形獨化塊然自有有無謂物形未兆怕然虛寂未始有無謂形兆之先沈默空同至無者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謂冥寂虛廓摶之不得無之無也此四者敘道未始有形俄而有無矣謂道無不在生化無時萬物卓然而疑獨翛然而往復天地密移疇覺其有無哉有謂無謂未免其迹欲超二者其唯忘言乎

趙虛齋註有始有有皆有也等而上之至於無始無有既以為無而有我者存則不得謂

之無然則所謂有無何從而知之乎天地與
我並生無壽夭也萬物與我為一無巨細也
纔說一即涉有言有言有數自無適有不
可勝窮唯無所適則所謂因是者亦無之矣
況於非乎
肇齋曰義云有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
有始即列子所謂太質太素太初之意又謂
若以太山為大天地更大於太山故太山亦
可謂之小彭祖至壽比之天地又為夭矣天
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萬物與我並生於
天地之間雖草木昆虫亦與我混然為一矣」
凡天下之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彭
祖此以形論不能無限若以虛空性體觀
之太山直細物彭祖直嬰孩耳秋毫雖細
而有形之初同具此理何嘗無至大者存
殤子雖幼而有生之初同稟此性何嘗無

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大萬物特形之衆
原其所自來蓋未嘗不一也故翻覆互言
以破世人執着之見以開物理造極之機
由是而進參珠容黎土芥子納須彌之義
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空休乎
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
夭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之
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奈何世眼徒見萬
物之迹擾擾不吞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
俱滑如水赴壑莫覩還源故真人諄諄訓
導使之反究本初混融物我同胞同體無
間吾仁皞皞熙熙共樂清靜則羲黃帝代
今日是也聖賢密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
彼此大小古今之辯哉並生為一大堅與
前一指一馬之喻相類雖語若乖宜而理
實精到所謂正言若反可與知者道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象註道未始有封宜然無不在言未始有
常是非無定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左右異使物々有理羣分類別逐競辯爭畧
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物性分之表
雖有理存焉未嘗以感聖人故不論六合之
内陳其性而安之先王之志順其成迹凝乎
至當故物々自分事々自別若由已以分別
之不見彼之自別也聖人以不辯為懷衆人

則辯已所知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大道無稱
付之自稱大辯不言而自別大仁無愛而自
存大廉無所容其嗛盈大勇無所往而不順
以道明彼々此俱失以言分彼不及自分物
常愛心不周廉激然則非清忮逆之勇天下
疾之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不能止乎本性
而外求無已猶以圓學方以魚羨鳥耳故所
不知皆性分之外不求強知止於不知之内

而至矣不言不道此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
至人之心應而不藏理存無迹任其自明而
光不蔽也昔堯欲伐三國而問於舜舜謂物
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
釋然何哉十日並出無不光被德進乎日則
又無所不照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
於道未弘故不釋然神解若物暢其性各安
所安則彼無不當我無不怡也

呂惠卿註道無往而不存未始有封也言惡
存而不可未始有常也由其自無適有於是
有眇域矣夫惟有眇故有左右以至於有競
爭言其不能不德遂至於此是以或存而不
論或論而不議或議而不辯觀六經之言則
聖人之所以論不論議不議辯不辯若欲爭々
矣蓋理極則分有不分辯有不辯若欲爭々
物々分而辯之卒至於有競有爭聖人知理

不可辯懷之而已衆人則辯以相示而有不
見也故道言仁廉勇五者皆圓而對其銳則
趨於道矣心之出為銳圓而對其銳則不以
生其心豈容有知於其間哉此不言之辯不
道之道也天府者有萬不同而至富故注不
滿酌不竭而不知所由来此光而不耀者也
堯欲伐宗膾胥敖而不釋然三子猶存乎蓬
艾之間是未伐之也未伐而不釋然非應物

而不藏物採而後出者也德進於日其有不
釋然者乎言智日之所未照故猶有是論也
宗膾胥敖之事史所未聞
林疑獨註道有分者物々自分有不分者我
未嘗分辯也者事々自辯有不辯者我未嘗
辯物自分故分而不分事自辯故辯而不辯
聖人藏而不言衆人辯以示之故有不見也
夫道無不在不可名稱不言之辯斯真辯也

萬物各正性命吾何所施其仁哉大廉無隅
故無所容其嗛大勇不忮神武而不殺者也
凡物滯則有生角通則無方隅五者皆患在
於滯道滯於眇言滯於辯仁滯於常廉滯於
清勇滯於忮若圓對其圭角以同乎大全則
幾於道之方矣天府者自然之藏萬物所歸
故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比性命之情不增不
減求其所自来而不可得此之謂葆光其光

在內蔽而不發也夫聖心寂寞各安所安無
遠近幽深付之自得此天府之所自藏葆光
之所自出也
陳詳道註道未始有封稊稗瓦礫無乎不在
也言未始有常存而不論議而不辯也及道
降為德出而有畛以體則有左右以理則有
倫義以言則有分辯以事則有競爭何望乎
物之齊哉道昭而不道公孫休之徒是也言

辯而不及公孫龍之徒是也仁常而不成墨翟之徒是也廉清而不信於陵仲子之徒是也勇忮而不成北宮黝之徒是也此五者皆銳其圭角能剉而圓之則近於道矣推而上之極於不可知之神所謂真知無知是也無乎不藏天府也不危其真葆光也此性之無喪無得者也不言之辯無所不舉不道之道無所不通此即道以尽性之效也弘於道者

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若以物我為心是非為辯而欲攻人於蓬艾之間至南面而不釋然則所希者小所損者大非所謂知葆光也

陳碧虛註無有入無間有封孰所礙至言無不當有常孰為定然可道可言豈得無規法左右倫義屬封分辯競爭屬言其封其言理有實際故謂之德六合之外聖人不論理存

則事遣也六合之内聖人不議事當則言忘
也歷代帝王治乱聖人詳議褒貶垂戒將来
非矜其博辯也故分於内者不分於外辯於
此者不辯於彼聖人懷之知者不言衆人辯
之言者不知也大道不稱謂無所不宜辯一
仁廉勇五者備矣則於道無為於理自夲若
乃一事傷當如以圓向方心與物迕矣故不
越分求知以戕自然之性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皆藏于人心豈非天府哉有形則注心滿
有源則酌必竭今不滿不竭者是知無源々
之深無形々之大深大莫覩故曰葆光三子
猶存蓬艾之間猶鷦鷯巢於一枝十日比堯
之德言其無幽不燭也道德經云大國不過
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
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趙虚齋註道未始有封無往不存也言未始

有常無存不可也為欲明其是然後有封畛
左右至競爭八者是也六合之外無形者也
六合之内有形者也有形生於無形心有無
形者為之本存而不論無言也論而不議有
言也事至於議辯論紛起矣春秋聖人筆削
之書實是非於褒貶蓋出於不得已而諸傳
又未必得聖人之心故曰有不見也莊子借
此以自明其著書之意大道不稱至大勇不

忮五者圓而幾向方也圓乃破觚為圜之義
幾向方近於道也道昭至勇忮五者皆道一
名立則道裂矣知止乎其所不知則無能名
焉道之至也不言之言有言々者不道之道
有道々者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虚故曰天府
言物之所自出也至於注不滿酌不竭則是
無所底止不知其所由来併與知去之矣葆
光言自晦其明也宗膾胥教不見於経史下

章言正處正味正色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
四肢之於安佚有性存焉堯欲克而去之雖
處至尊不為樂舜告堯以帝有真見則是
三者安其所當安何必去之哉唯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以是觀之則宗膾胥敖似是寓言
虞齋口義云有封即彼我有常有所主也至
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生
出許多畛域八德只是物我對立之意纔彼

此對立說理說事便各有所主分辯無已故
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
可思量六合之內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
說但不詳議以強天下之知見於史冊者皆
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議然亦何嘗爭
競是非凡天下之理忘言為至纔到分辯則
是胷中無見故有不分有不辯也大道不稱
謂無對立者大辯不言迺至言也大仁不仁

無仁之迹猴藏食處曰嗛滿也以廉為廉則
意自滿不得為大廉矣不忮者不見其用勇
之迹圓々也已上五者皆是圓物本自混成
若稍有迹則近於方物有圭角也真知無知
便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欲益不能欲損
不可而不知其所由来藏其光而不露是曰
葆光宗膾胥敖爭無經見亦寓言耳蓬艾之
間喻物欲障蔽謂彼三子物欲自蔽不能向

化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對立矣日於萬
物無所不照況德進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
乎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寘之不辯者照之于
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
堯欲伐宗膾胥敖一節似與上文不貫然
句首加故普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
第此事不見他經無所考訂三國之名義
亦難分諸解缺而不論独音義亦引氏云

宗一膾二胥敖三也陳碧虛音義亦引崔
說一云宗膾叢支胥敖三國人間世篇亦
有堯攻叢枝胥敖之語然觀者又當究其
立言之意不可以事迹拘也偶得管見附
于編後以俟博識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封
有常有畛而来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
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
而去之所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

默而堯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々答以三
子者猶存蓬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
若聽其自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不以介
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復證云
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有目有趾待是
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
攻而自去理固然也蓋以寓言夫論議辯
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